

坚持“两创”  
关注新时代文艺

网络文学已成故事源头和创意引擎

王玉王

越读越突出。

其二,从凝固的“小说”到流动的“故事”。网络文学绝大多数都是类型文学,其核心关切始终在于故事,而非形式,所以有研究者使用“故事写手”这一说法描述网络文学的创作主体。相比于拥有复杂形式、追求独特性的小说创作,讲故事是一种更贴近人类叙事本能的行为,它的阅读门槛更低,在讲述中追求明晰性,追求欲望的满足以及对生活的直接教益,因而能够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故事比小说也有更强的流动性,可以不断将最新的时代经验转化为故事素材,新的类型设定、叙事结构在网络文学创作中生成、迭代,并在流行文艺的各个门类中广泛扩散。今天微短剧中常见的快节奏、多反转的“爽剧”模式,主要就来自网络文学经验,它看似简单粗暴,但事实上包含着对于大众生活与情感心理的洞察,包含着快速推进情节、精准调动观众情绪的技巧归纳。

其三,从阅读大众化到创作大众化。尽管文学阅读的门槛高于观看电视剧或短视频,但当一个人想要讲述故事的时候,“码字”却是最简单快捷的方式。当下时代也许不是一个人人皆愿成为文学读者的时代,而是一个人人皆可成为故事写手的时代。一些故事不再必须为了被他人阅读而存在,它们在被创作出来的过程中就已经实现其功能。网络文学因其试错成本低、创作发表便捷而成为海量故事的诞生地,因其连载追更机制和书评、段评等

艺海观澜

剧集新形态  
行业新赛道

张 硕

找准体裁定位,更好发挥中篇叙事“凝练不失深度,大屏小屏皆宜”的特长,让观众透过中剧这扇窗,看见更多别样风景

近日,中剧《看得见风景的窗》在网台热播。该剧将代际情感、返乡创业、乡村振兴等多元主题融入独特的海岛文化,不拖沓、不浅尝辄止,以篇幅和节奏的新奇感,调动起观众的观剧热情。作为落实“广电21条”的成果,中剧单独分类短短几个月,备案数量从去年8月的2部攀升至11月的23部,增速引人注目。

一般认为,中剧的单集时长在20分钟左右,以横屏拍摄和连续叙事为特征。在数字媒介时代,这一篇幅介于长剧与微短剧之间的文艺形式,应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又该如何以中等体量成就中坚品质,激活市场增量?

一方面,传统长剧市场正面临着观众注意力流失、创作转型乏力等现实境遇;另一方面,一些微短剧存在内容同质化、剧情碎片化、表演夸张化等问题,导致市场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虚火”。在用户需求与政策引导的双重驱动下,中剧品类应运而生。作为一个探索叙事审美边界的实验场,中剧被寄予的期待,绝不是简单的“长剧缩水”或“短剧拉长”,而是与长剧、微短剧拉开“身位差”,在差异化赛道上建构新的叙事语法。

剧集主要适用于日常陪伴式观看。2分钟左右一集的微短剧很难挤出时长来细描情感、彰显价值,中剧则以相对充足的时长容量,为角色塑造和主题挖掘预留了空间。同时,又能将微短剧的节奏优势融入创作,让镜头、台词承载更多叙事功能和情绪张力,实现叙事密度的倍增。如《唐诡奇谭》将单集提炼至20分钟左右,通过“主动倍速”满足观众对“一口气追完一个单元”的需求,这种高密度的叙事常常让观众在反转处惊呼,同时思索悬念背后的深层原因,从而完成一次短暂而深沉的凝视。

无论媒介环境如何改变,深度对话现实、回应时代关切的好故事,始终是大众刚需。中剧独特的体量是限制更是优势,成就中坚品质亦须由此破题——回归内容本身,以时长倒逼剧情“脱水”,以完整叙事满足观众对情感和人性的体察,实现“叙事驱动”与“价值深耕”有机融合。已备案的40部中剧大多选择了小人物视角,或以微观叙事折射社会变迁,或以鲜活人物观照传统文化,结构突破为内容创新开辟了空间。

从上世纪90年代的《我爱我家》,到本世纪初的《家有儿女》,单集时长20分钟左右的电视剧早已有了之。近几年,这类剧集再次兴起,而媒介生态与观众审美已不同于当年。从管理分类上将中剧单列,尊重不同形态剧集的创作传播规律,可以有效避免创作中的“削足适履”。这既是剧集品类上的一次拓展,更是产业生态的重构;从备案、创作到播出、评价,不同形态的剧集都有机会站上适合自己的舞台。

从自发性生长到系统性构建,一条可预期的新赛道正在铺展。然而,目前中剧尚未形成清晰特色,对中剧的认知和评价更多依赖传统长剧和微短剧的话语体系与逻辑框架,对其审美特质与艺术规律的认识还需深化,这样才能从自身独特性出发去破局、去创造、去成长。当然,我们也不必过于强调中剧的特殊性,关键在于让形式更好服务于内容表达,形成各美其美、错落有为的内容矩阵。

随着中剧作品的陆续推出,这类体裁的丰富潜能将持续释放。创作者要找准体裁定位,更好发挥中篇叙事“凝练不失深度,大屏小屏皆宜”的特长,让观众透过中剧这扇窗,看见更多别样风景。

便利店文学的诗意

程 红

“便利店文学”,如此突兀的词语组合,你听说了吗?这几天,在河南街头的便利店里出现了“文学角”。作家刘震云带头在文学角的小黑板上写了一句“街上走着的每个人,大家都辛苦了”。朴素的一句话,引来了往来顾客的接力。很快,小黑板便被写满了:“妈妈的菜总过期,是我们回来晚了”“这里不是写诗的地方,只是日子刚好经过”……黑板大小,不足以安放便利店的柴米油盐,但就在这方寸之地,文学“活”起来了。读这些句子,你仿佛看到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大学生、外卖员、中年夫妇、退休老人,他们为生计奔波忙碌,也在买水找零的间隙,在橱窗前驻足的片刻,留下了一句句对生活的感怀体悟。

便利店文学,算不算得“文学”?或许很难给出确凿的回答。不过,早有理论家总结道:“文学就是日常语言的陌生化”。写在小黑板上的文字,皆来自日常的语言,皆是对生活的朴素描摹,可它出现在便利店里,反而有了别样的诗意。普通的一句话,仿佛摇身一变,成了一行诗,获得了“文学性”。它以新鲜视角照亮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启发我们思考“生活”与“诗意”的边界在哪里。在慢节奏的时代,长篇小说能够从容展开复杂的人物命运;而信息爆炸的今天,便利店文学以其即时性、互动性,捕捉着转瞬即逝的情绪闪光。这些三言两语的文字,如同数字时代的俳句,在碎片式写作中拼凑出“生活的底稿”。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些颇具“活人感”的字迹中,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有人说,当代社会,“附近”在消失,与周围人、事、物的连接在减弱。而在街角的便利店里,与陌生人之间的文字互动,恰好是一种情感慰藉和微小的共同体构建。

文学理论界有个术语叫“互文性”,意指任何单独的文本都不是自足的,其意义是在与其他文本的交互中产生的。便利店文学,正把“互文性”挪到一个物质载体——小黑板上,不是你写我看,而是你我共写。每一句都是与其他句子的对话,每个路过的行人都是潜在的对话者,在共享的空间里完成文本的接力。当刘震云写下第一句,当顾客们自发接续,并且把这些文字拍照传播,一个跨越时空的文本网络就此形成。倘若网络时代的摩崖石刻,是层层叠叠的汇聚,也是声息往来的交流。

哪怕有一天小黑板消失了,文字被擦净了,但在写与读的痕迹中,我们连接了彼此,温暖了彼此。

以戏为媒,发出文化邀约

——观河南三大剧种优秀剧目北京展演

李红艳

近日,2026年新春河南省三大剧种优秀剧目北京展演周暨“跟着戏曲游河南”文旅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三个剧种,六台大戏,传统戏、现代戏、新编历史戏兼顾,经典剧目、获奖精品、新创作佳偶有,是河南戏曲艺术实力的一次集中呈现。

此次展演中,河南传统实力剧种豫剧、曲剧、越调各拿出一台经典剧目。豫剧《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自不必说,经典唱段家喻户晓。曲剧王秀玲代表剧目《风雪配》,活波清丽,唱做并重,充满喜剧色彩和生活情趣,体现了曲剧节奏鲜明、载歌载舞、擅演生活情感的特点。《收姜维》是越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毕生心血打造的唱功戏,申派唱腔苍劲豪迈、稳健端庄、韵味醇厚,此次中派传人申小梅携两位弟子接力演绎诸葛亮一角,传承意味深含其中。经典剧目承载了丰富、深沉的地域情感,更能激荡起观众心中的涟漪,很多河南老乡表示,看到河南戏,就是回家了。

三台新创剧目《妇好》《鲁镇》《赵一曼》,代表了近年河南戏剧创作的多重路径。河南豫剧院青年团的《妇好》展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将军妇好的传奇人生,作品文武兼备,团队整体实力强,唱腔的继承和创新分寸拿捏得当,观众认同度高,已成为新创剧目中的口碑之作。现代曲剧《鲁镇》将鲁迅笔下众多人物集中在“鲁镇”这样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空间里,围绕饱受封建礼教摧残的祥林嫂的命运,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舞台表达注重向内深掘,同时使用典雅、深沉、庄严的大调曲调来表现人物的复杂情感。越调《赵一曼》既注意表现人物的钢铁意志,也展现其作为母亲的柔肠百转,人物形象更加立体。

本次展演还刮起“青春旋风”,圈粉了很多戏迷。除了吴素真、杨帅学、刘艳丽等中生代名家,多部剧的领衔主演都是90后,《鲁镇》《赵一曼》主演甚至不满30岁,说明青年演员已成长为靠实力闯市场的生力军。青春还体现为创作角度、叙事手法、表现方式上尽量向青年观众靠拢。豫剧《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在剧情上强化了穆桂英、杨宗保互生爱慕的心理过程,并将这种感情和武打巧妙嫁接,赋予传统戏以青春气息和现代色彩。现场很多观众表示“青春的豫剧”很亮眼。

“以戏为媒,引客入豫”,本次活动除了高水平的艺术展演,还展示了河南非遗文化及其特色旅游产品,是一次文旅融合的创新实践。它让观众在赏剧之余,近距离感受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进而生出对河南这片土地的好奇和向往。

新作速评

艺术再现『娃娃长征』壮举

胡 祥

1946年冬,面对战火逼近,延安第二保育院的136名儿童,在三五九旅战士和保育员们的护卫下踏上3000里转移征程。历时2年10个月,过黄河、穿山林、躲敌机,安全到达北平,无一伤亡。微短剧《马背摇篮》聚焦延安保育院护送革命后代转移的故事,生动再现“娃娃长征”壮举,让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鲜活走近观众。

将这一路上惊心动魄的故事,改编成每集15分钟、总计24集的微短剧,难度不小。《马背摇篮》删繁就简,干净利落地讲故事。作品开篇,面对缺少马匹的难题,保育院院长卫文明带着刚分娩的“儿子”抗拒去首长“化缘”,孩子烈士遗孤的身份让首长顿生惻隐之心,最终批准配发马匹、药品等宝贵物资,整个过程简洁明快,四两拨千斤。出发不久,卫文明和保教科科长文幼秋发生争执,一个从安全角度主张加快行军,另一个为了孩子健康坚持按时吃饭如厕,结果遭遇敌机袭击,险象环生,从争执到遇袭再到引开敌机,短短一集交代清楚。

叙事轻快是微短剧特色,但如果仅将“娃娃长征”路上的故事简单搬演再现,又会像流水账一样,失去革命历史题材应有的厚重。为此,《马背摇篮》力图把握“马背摇篮”的精神内核,凸显角色身上的奉献精神 and 革命精神。其中,最感人的当数保育院“家长们”深切的舐犊之情。卫文明放弃军委参谋的身份,来当这支队伍的“老妈子”;文幼秋让亲生女儿叫自己“文阿姨”,就是担心其他孩子会想念自己的妈妈,但当女儿落水被急流冲走,她却无法营救,因为身上带着所有孩子的宝贵档案;保育院“神厨”石大山,为了让孩子们“不掉秤”,当掉了怀表买猪肉,还差点丢掉性命……正是这种“大人在,孩子在;大人在,孩子也要在”的精神,让革命的火种得以延续,也深深打动了今天屏幕前的观众。

《马背摇篮》没有止步于保育院内部家庭的温情。撤离延安时,当地能工巧匠在2天内赶制出68张结实稳固的炕床,妇女们连夜缝制温暖厚实的棉被,这是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而当孩子们踏上征程,更是始终得到沿途军民保护。在汾河渡口,孩子们为出征的战士唱起《南泥湾》,战士们用生命为孩子们穿过渡口争取宝贵时间。在壶口瀑布,小女孩贺缨子唱起烈士父亲教她的《保卫黄河》,大家随之加入,稚嫩童声与汹涌涛声交织,铿锵震撼。至此,《马背摇篮》格局打开,它以流动视角展现了革命年代的“千里江山图”,歌颂着英雄的浩然正气。观众“有泪点有燃点”的弹幕刷屏。

《马背摇篮》在战争场景和年代感的塑造上还有不足,角色间的矛盾冲突有时也显生硬,但作为一次勇敢尝试,它启示我们:微短剧走好精品化之路,要敢于打破路径依赖,向更严肃、更宏大、更深刻的题材主动进军,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基础上,实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和谐交融。

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读懂中国工业的前世今生

范宗毅

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以深刻立意与鲜活表达引发关注,微博话题阅读量突破5.3亿,成为让传统文化“活”起来、工业文化“潮”起来的创新之作。

工业题材不好做,要么讲标准讲参数,生硬冰冷;要么讲概念讲思维,高深难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推出的《中华考工记》,采用“历史溯源+现代展示”双线叙事,一条线从我国已知的第一部系统记录手工业技艺的《考工记》切入,回溯古籍中的工匠智慧;另一条线聚焦当代工业成就,从机器人产业的全品类呈现到新材料技术的突破,从纺织工业的迭代升级到航天工程的技术创新,展现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强国的实力。两条线索相互交织,科学技术古今关联,让人清晰看到中国工业从历史走来、一脉相承的印记。

好的文化节目不仅要传播知识,更要传递精神力量。该节目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对“工匠精神”的深刻诠释。欧阳修笔下的《卖油翁》,一句“惟手熟尔”道出了工匠精神的底色——精益求精、极致专注。工匠精神在节目中被具象化、场景化:《考工记》里严苛的标准意识,转化成今天中国主导国际产业标准的底气;传统手工业的分工协作,发展为当代制造业的全产业链优势。这种跨越千年的精神传承,化作流淌在血脉中的文化密码,成为支撑“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关键力量,为中国现代工业的腾飞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

视觉呈现上,节目运用增强现实(AR)技术复原古代技艺,以舞台演出呈现戏剧场景。30名舞者身着古装演绎古代工种的标志性动作,沉睡的百工图景在舞台上鲜活重现。另外,人形机器人演奏